



世界文學名著

但頓之死

亞歷舍·托爾斯妥葉著

林適夷譯

LA MORTE DE
DANTON

By
ALEKSEJ N. TOLSTOJ

Translated by
LIN SHIH I

世界文學名著

但
頓
之
死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10101)

世界文學名著 但頓之死 一冊

La Mort de Danton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eksej N. Tolstoj

譯述者

林適夷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原序

這劇本產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莫斯科柯爾雪劇場的監督，把普雪納爾（Büchner）原作三十六幕浪漫派的大悲劇但頓之死，請我改作，以備上演。我本打算根據原本添繪上充分的現代色彩。但這計劃畢竟沒有可能，在原本中的材料，不能完全供給我的使用。第三場以後，我已不能不把原作丟開，別從自己所體驗了的俄羅斯革命中去採取材料。一九二三年，我又第二度把他改作，儘可能地刪除了以前從普雪納爾所得的一切，以這樣的形式，獻給讀者了。

亞歷舍·托爾斯安葉。

劇中人物

但頓 山嶽黨領袖，法蘭西共和政府司法部長，公安委員會委員，法蘭西國防的指揮者，曾建立恐怖政策，他所參加的「九月屠殺」事件，爲死刑制度最初的作俑，造成以後共和政府永久流血的創痕。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行家，而偉大的理想，終於淹滅於血泊之中。

這悲劇的開場，是但頓已離開政務以後；不久以前，纔和一位十六歲的少女魯綺思結婚。他和他年青的妻子，同住在賽佛爾的家。

勞伯思倍爾 公安委員會委員，雅科賓黨領袖，有堅強的意志，廉潔的德義，火一般暴烈，冰一般冷酷，是一個很理智的人。精明而細心，但缺乏情感。他擔荷了無政府狀態時代的法蘭西的重任。對於正義，嚴格的人民的福利，道德的觀念，完全到達了革命之形而上的形

式。

嘉彌爾·台摩連 憲法議會議員，熱情的愛國者。雜誌記者，幻想的人。

聖·喬斯忒 勞伯思倍爾的與黨，哲學癖的，空想的青年，女性風的美男子。但性情殘酷。軍

事委員及公安委員。

柯爾·台爾排 公安委員，舊爲伶人，性殘酷，無行。

胡開·台·丁維爾 共和政府司法官，現在的地位，是得於嘉彌爾·台摩連的援引而獲

到的。年老，精明，犬儒派，性暴亂。

海爾曼 革命法庭司法長，此職得於但頓與齊龍特黨鬭爭的時候。

海羅·台·賽雪爾

斐里普

拉克羅埃

憲法議會議員，但頓之友。

萊強特爾

雅科賓黨黨員。

西蒙 手工業者，中年，戴織絨的帽子，穿破爛的長腳統褲。他的灰暗的臉因為多喝酒的緣故，變成紅褐色。愛國者。

魯綺思 但頓的妻。

露西 嘉彌爾妻。

安娜 西蒙妻。

瑪麗 貴族出身的女子，現在作了祕密賭窟的主人。

羅莎麗 花邊女工。

姜痕 女縫工。

披圍巾的婦人

跛女

胖婦

尼儂 酒場中女子。

女販

勞伯思倍爾的侍女

里昂人

紅帽子的市民

黑帽子的市民

捧書的市民

戴假髮的市民

法庭庭丁

尖鼻子的青年

其他：市民，兵士，劊子手等。

時間

一七九四年夏。在巴黎。

地點

時 間 地 點

第一場	瑪麗家
第二場	酒店門前的小街
第三場	我德克式教堂的内部
第四場	派律司宮的内苑
第五場	勞倍思倍爾室中
第六場	街頭廣場
第七場	同前
第八場	革命法庭内部
第九場	革命法庭前空場

但 頓 之 坪

第十場 同地一小時後

第十一場 獄室

第十二場 刑場

第一場

瑪麗的房。

已撕破了的錦繡的簾帷，鉛垩剝落的牆壁，金漆的家具。燭臺上燃着幾支蠟燭。玩紙牌的檯子邊坐着：海羅台賽雪，瑪麗，嘉彌爾台摩連。一旁——魯綺思，露西。窗的方面，但頓立在帷後，不能見。

魯綺思 我很不歡喜巴黎。在這兒老是這樣狹窄，這樣紛鬧。我一到這兒，便會覺得心裏不舒服。

露西 賽佛爾很美麗吧？

魯綺思 是，我們那兒很美麗。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園庭和幾畦菜圃。丈夫送了我四五隻小

雞養在那兒。什麼菜蔬，蘿蔔，羹荳之類，都不用到街上去買，我們自己都有。我們又時常到公園裏去散步，（眼向四圍一瞥，低聲說）可以聽到許多新聞。到了晚上，公園裏便是馬蹄和軍號的聲音——叫人可以看出皇帝的野心。

露西 喂，不要說得太大聲！

海羅（切牌作聲。）我這舌子完全沒有用處了，連一句情話也說不出來。如果我想說：『我愛』而說出口來的却是『死。』這舌子真可惡……昨天我碰到一位可愛的姑娘，而出盡了全部的氣力——我叫了她一聲『寡婦。』

瑪麗 那末，她怎樣回答你呢？

海羅 對於她是什麼都不要緊的。

嘉彌爾 上斷頭臺的是誰呢——叫她寡婦，

海羅 街頭的那些小孀三吧。

嘉彌爾 露西，爲什麼你這樣沉默，覺得困倦麼？

露西 不，我的親愛的。

海羅 這也算革命的結果之一，我們都覺得異常困倦……可是，對於我海羅，全巴黎，沒有人會討厭的。

瑪麗 我打你的『皇帝』。

嘉彌爾 露西，再唱一會歌吧。

露西 你要聽嗎？

嘉彌爾 我是無論什麼時候，白天也好，黑夜也好，都要想聽你，我的小龍女的歌聲的呢。
（拿了豎琴給她。）當你歌喉一展開了的時候，我相信：立刻，全世界，被解放的勝利的人類都將起來高歌了。

露西 這樣麼。（調弦。）

海羅 嘉彌爾老說什麼音樂啦，人類啦，因為他是一個記者。我可是看不起人類的，他不過是一羣畜生，只配叫叫嚷嚷，祇要有誰去撫他的順毛，就沒事了。瑪麗，你真打算把今晚的

功夫完全化在打紙牌上了嗎？

瑪麗（微笑。）我打算把這一全夜化在「刺皇后」的身上呢。

嘉彌爾 那末，對手方面的意思甚樣呢？

海羅 隨她高興，十萬法郎，或是我的腦袋，什麼都好。瑪麗，你的「皇后」吃了打了。

瑪麗 放心吧，你是輸我不窮的。

（露西唱歌，大家傾聽着。嘉彌爾站在她的身後，一手攔在火爐架上，一手撫着自己的頭髮。斐里普入。）

斐里普 晚安！

海羅 好，斐里普！坐下來！你可有錢？

斐里普 （向室的四周環視。）你們在這兒唱歌，好快樂。

嘉彌爾 什麼樣邊境來了惡消息嗎？

斐里普 不，沒有什麼，一切如常。

海羅 他怕是又是鼻對鼻地會了勞伯思倍爾來，把他的胃口弄倒了。

斐里普 今日又是二十個腦袋落了地。

海羅 在這樣的雨天裏，你還看得清楚嗎？

斐里普 不，我看够了，你懂麼？我看够了！

露西 處死的是些什麼人啦？

嘉彌爾 哈倍爾派的人。（註：當時安那其思想者、

斐里普 理由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所以被送上了斷頭臺。

海羅 啊！

斐里普 勞伯思倍爾，聖喬斯忒，柯東他們，神經太過敏了。

海羅 這是很簡單的，他們現在在打掃廚灶，等革命聚集了火種放進裏邊去。比方勞伯思倍爾拿了一把廚刀，聖喬斯忒拿刷帚，而柯東提了一桶水，要把法蘭西擦得銅鍋子一般的發光亮呀。

嘉彌爾 對啦，對啦，或者這發光亮的是斷頭臺上的虎頭刀吧。

斐里普 今天我覺得這危險也在威迫着我們了。他會很快的到來吧，比我們所猜想得還要快。

嘉彌爾（在火爐架上把拳一拍。）但是，我們還要待到浸身血泊中的時候纔去跳躍麼？勞伯思倍爾把腦袋當皮球玩着呢。我們必須要實現真正的共和政府，大赦令如空氣一樣的必要，人類普有的權利，爲什麼讓勞伯思倍爾鎖在他自己的抽斗裏！

海羅 喂朋友，誰都是要命的，同他自己一樣——比什麼都重要。如果強力是屬於我們這一邊，我一定衝頭陣，去把勞伯思倍爾的腦袋割來耍子。

嘉彌爾 我可反對！我以爲優雅比一切都重要。國家的文明，應是一件舒適而美麗的衣服，沒有東西，可以阻礙每人行動的自由，每個人的希望，每個人的肌肉的活動，每個人生活的動作，必須無延擱地自由地馬上實現。而他們却把狂人的襯衣裹在我們的身上，那些醜惡，染滿血跡的襯衣，我可完全反對！我要以玫瑰的花圈加在我們的頸上，泛沫的酒杯

擊在我們的手中，我要大家都有福玩奧令配戲，作歡樂的宴會，法蘭西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土，我要看見他的光輝燦爛，如古代的大神。（轉身向窗。）但頓，你必須使憲法會議中實現這些時代的要求。

麥里普 他在這兒麼？

海羅 但頓，你應該重新在肩頭荷起法蘭西的車輓，把他從陰溝中拯救出來。

嘉彌爾 你必須重新來開始鬭爭，民衆是傾向於你的。如果你再要遲遲不發，我們是完結了。

但頓（從窗竄後出。）我須要什麼？但頓，你應該怎樣！但頓，到憲法會議去吠幾聲！但頓，把法蘭西的車輓架上肩頭！我還能作什麼？叫我像一萬隻獅子般的去咆哮麼？唉，即使我寫了一千條的布告，即使我斬了十萬個的頭顱——而太陽還是照他自己的意思，從東方出來到西邊落下。（在魯綺思身傍坐下。）你的嘴唇在戰慄着呀，是的，是的，我的孩子，假使我再送你四隻小雞，那麼我永遠是一個但頓了。那些吃人的魔鬼，怎會驚嚇了我的孩